籌積貯有引

積糧

公督私藏法

自積糧票

泒米限期

常平倉

李悝三熟三饑

自積糧說

評二

又評

耿壽昌賤糴貴糶

評 常平錢 蘇文忠出糶常平米
義倉
隋長孫平義倉奏 宋王琪擇便地置倉
賈黯義倉辨 劉行簡義倉狀
社倉
趙汝愚逐鄉置廒 朱文公夏貸冬收
建安社倉記 金華社倉記
勸農
素書稡遁說 神農養生揜形
管子富强生於粟 亢倉子先務農桑
淮南子天時地利人力
王符以一奉百說 晁錯開資財之道
韓麒麟計口授田 賈誼驅民歸農
龔遂勸民務農桑 召信臣出入阡陌
張詠扳茶植桑
張全義見佳麥良繭則笑 高允言農事

紇石烈良弼惟農是務
江公望大器以農爲急
洪武課百姓植桑棗

儲穀

王制一年三年之食
積穀有四　贖鍰備賑
紙贖糴穀　詞訟出粟贖罪
鬻戶絕田收租貯倉
州縣穀豆二萬石

興屯

趙充國屯金城　評
棗祗屯許下　羊祜屯襄陽
杜預修召信臣遺迹
韓重華墾田三千八百里
虞集築堤捍水爲田
葉盛官牛官田法　徐貞明屯田七利　評

救荒

救荒先策

救荒先策　周禮荒政十二

救荒權策

周禮遺人掌委積　救荒正策

十二政解　胡傳救災之政

韓詩外傳大禮之殺之禮

陳登救荒爲典農較尉

范仲淹以有餘之財惠貧

富弼活流民五十餘萬

洪佛子活饑民九萬五千餘人

張詠何事不辦　趙忭救吳越旱疫

蘇軾救饑治病

劉彝收棄子日給米二升

葉夢得收三千八百餘兒

賑濟

汲黯矯制發倉　韓韶開倉無所坐

王望便宜出布粟　第五訪以身救百姓

鄭默比汲黯　員半千惠出一尉

范堯夫發常平封椿粟麥

滕元發以兵法部勒　評

徽里帖木兒大發倉廩

陶鎔擅發儲糧

韓琦活七百萬人　評

韓維論賑饑四未盡　王紘好都御史

葉衡發倉爲糜　何椒丘賑貸麥熟止

施粥法

平糴

吳及奏止閉糴　劉晏賤糴貴糶

范純仁籍賈舟

吳遵路航海糴米採芻收直

史弼發米十萬石平糴

趙忭增價糴米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令狐文公屈指獨語
周恢紿諸大賈　董應舉官羅議

勸富

陳堯佐自出米爲糜
趙忭解帶勸賑
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糶米取半價
黃兼濟子孫責貧紫　宋祝染濟饑之報
三條以福報勸之
段十八閉穀雷擊　富兒祈籤增價驚死
二條以惡報勸之
邵靈甫發儲除道　陳天福經濟倉
二條以名譽勸之
程九屏太守勸富平糴諭
程九屏太守縣富捐助諭

破慳經

三條以利害勸之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三

淮南李　盤小有 原名長科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籌積貯

唐書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言粟之不可不預備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

若食不能人二餔則移民就食詔王殺邦用
益皇皇乎重之哉積貯爲天下之大命未有
一郡一邑無粟而可守者輯積貯

積糧法

先將闔城居民矢公矢愼按巷分方細行查核
其擁貲厚而占田多者爲上戶僅能自食者爲
中戶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爲下戶中戶計口
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封貯
以待有警下戶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
臨時賑給除鰥寡孤獨矇聾殘疾得坐食公廩
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
十文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
糜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有上上者
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爲據田產
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
逐一查明視力派積自千石以至百石數十石

中戶自積自食
下戶無告者計口賑給
下戶強壯者任役受食
上戶積米以備糴糶

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實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脚聽本方下戶糴買其有越方强糴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戶糴買希爲奸利者卽許糴戶扭稟輕則決杖重則枷懸官或因兵糧不足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許賒欠分文如此則于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雖似無米而炊權宜之術實則藏富於民制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爲生計始善若張皇僉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一先字一賒字深爲不肖有司防也有賢明有司何事不了

城守莫要於積糧積糧莫便於自積蓋輸之於倉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室雖崇墉誰不樂從勿論有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眞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宜定爲條例坐以數目限以時日嚴以稽查

積糧票式

公督私藏

○○方○○戶趙　甲係○○圈內塡注本身職役

在冊田地　千　百　畝　驗契實價銀　兩

見住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別置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生理貲本　佔　銀　兩

以上共計銀　兩

照銀應積穀　石

限　日　完

查已完　石

未完　石

誓　以民濟民官不賒借男盜女娼來取一粒

此票極得法按用查田則田不得欺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爲積數之多寡則至公至明百姓無怨視委任羣小聽憑僉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爲奸弊者萬萬不侔矣

自積自藏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順從者爲不信其上耳非民之罪也信誓旦旦豈得已哉

以上所派米若千石限十日百石限三日藏於各家囤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届期候本州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限用不稟官者照所欠之數罰入義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守城所最患者第一曰豪强不用命以五斗縣令而欲尊貴鄉紳俯首聽命倡率小民勢必不行秦晉楚豫州縣殘破半繇鄉紳慳吝

不肯捐輸動掣縣官之肘也今使之自積夫復何辭然此不過爲一時城守計耳置倉立社勸農興屯貴粟賤金抑末務本皆守土所宜預籌者故附載於左

李悝三熟三饑

常平倉

魏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

耿壽昌常平倉奏

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

此常平義倉之祖也後世迂儒不知變通乃以盡地力罪悝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其先爲三熟以待三饑較歲數之豐儉若低昂鐵炭事有必至售有必直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爲民司命

漢宣帝時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

邊郡築倉

賤糴貴糶

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昌關內侯

一言爲萬世之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至

蘇文忠

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

救荒時慳吝不發即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而鄉村下戶即以錢賑之亦可

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敝惟將常平斛斗出糶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

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曰常平倉斷當復也其法專主糶糴而糴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

長孫平義倉奏

勸民間出粟麥

義倉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

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驗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較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溥哉且兼幷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之際則兼幷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

如此明晰何以不行正因不利於兼幷之家故從中阻格耳

皇祐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上下其議或謂稅賦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贍給或謂置倉煩擾黯復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攸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枉陷重辟故臣請復義倉以備凶歲若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置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此轉更痛切)且盜賊之起本繇貧困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賑給則常平之設原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凶饑發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

劉行簡義倉奏狀

廩斂材木恐滋煩擾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哉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

劉行簡奏狀略曰義倉創於隋廣於唐國朝因焉其後病煩擾轉輸罷之神宗始復舊制然推行有未盡合者義倉取粟於民還以賑民不可不均今置倉入粟止在州縣歲饑散給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縣就食者

鄉村置倉窖

蓋亦鮮少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不可勝言此豈社倉本意哉臣謂當于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縣令總其凡以時簡較遇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

社倉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請逐鄉置廒委社司掌管縣丞簡察疏略曰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求所以施行之策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糴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望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之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佐貳官簡察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

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
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
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
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
行之士衣食不缺者竝不得入甲應入甲者又
問其願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
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
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建安社倉記曰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
凶荒隋唐所設社倉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廢矣
獨常平義倉尚有古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
不過市井惰游輩深山長谷之民雖饑餓瀕死
而不能及也及爲法太密吏之避事者又視民
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鎻遞相傳受一旦不
獲已發之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
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特以里社不必

皆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較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焉是在良有司加之意哉

金華社倉記

曰世俗所以病社倉者不過以王氏靑苗爲說耳夫靑苗立法本意未爲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收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利之心是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而盜之熾也大槩爲饑驅耳或困於重斂或厄於天災戎馬旣擾耕桑師處復生荆棘走險偸生勢所必至萬里君門蠲賑難徧及蔀屋爲民父母者可不早爲之計乎心誠求之富教之方難更僕數而倉庾儲粟尤救荒弭盜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名固在也半耗於

以能行之一邑不能行之天下程子嘗亟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盜之熾也大槩爲饑驅耳或困於重斂或厄於天災戎馬既擾耕桑師處復生荆棘走險偷生勢所必至萬里君門蠲賑難徧及蔀屋爲民父母者可不早爲之計乎心誠求之富教之方難更僕數而倉庾儲粟尤救荒弭盜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名固在也半耗於

那借半耗於侵漁半充上司無礙錢糧之用
卽有實心任事之有司後來者不可知矣語
云有治人無治法其奈之何嗟乎與其遇荒
歉而仰屋竊嘆何如留穀於民間之爲愈哉

勸農

素書曰、菽粟不足、末作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腹、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

神農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揜形

管子
富國必生於粟

亢倉子

管子曰先王知衆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亢倉子曰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

理人先務農桑
淮南子
天時地利人力

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稿夏

取菓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
漢王符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

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散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烏能禁之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韓麒麟表陳時務曰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同賞今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競務矜奢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寔多貴富之家童妾侈

計口受田巡行勸課

賈誼

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計口受田四時巡行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

賈誼曰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饑

大殘大賊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趍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龔遂守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蓄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中有積蓄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

召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出入阡陌勸農稀有寧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水爭禁婚喪奢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游敖不田作者輒斤罰之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

今燕齊地方不修水利旱則赤地浸則潦溢民無兼歲之蓄豐則怒焉衣歉則流離轉壑不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又閩南力到

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江西苦粟賤金貴而山東至無粱食子守令其地肯用心區畫亦大功德也

準督課農桑

漢樊準守鉅鹿時飢荒之餘人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秦彭興起稻田

漢秦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縣於是姦吏踞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茨充教民種植

漢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濃潰甚苦充初到憫焉迺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養蠶織履

鄭渾驅民之農

漢鄭渾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人咸不念產殖

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漢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濃潰甚苦充初到憫焉迺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漢鄭渾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人咸不念產殖

開稻田計人給畝
遣吏存問耆老
郭禹通商務農
韓建勸課農桑
北韓南郭

農桑盡廢境內蕭然渾嚴立條約驅民之農開稻田招撫流遺計人給畝命墻下植桑教以繭絲怠惰者有常罰時遣吏人存問耆老賜以肉帛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唐郭禹爲荆南留後禹勵精爲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張全義立屯將
民歸如市
下馬觀田疇
呼老幼賜茶綵
見佳麥良繭則笑
召鄰里助牛

唐張全義尹河南東都薦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民歸如市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勞以酒食蠶麥多者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繇

高允言農事

除田禁

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

魏大武禁封良田游食者衆高允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張詠

拔茶植桑

絹百萬疋

不自種菜

范純仁勸植桑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疋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菜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宋范純仁知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

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之

宋劉渙知澶州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賤賣耕牛以圖朝夕渙發倉儲買之明年耕牛價增十倍渙即出所市牛以原直與民賴不失業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紇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江公望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故教生於旣富禮興於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爲急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褐者賜勞自爾海內富足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於苟簡致民不安業

澤不下流無足怪也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於惻怛重於丁寧終以不倦如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遴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每百姓初年課種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

儲穀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無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至於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耳果不問罪而

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
救灾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罪外加
罰當以守論
儲蓄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
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鍰責其實而
郡邑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雄使者布臬所
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饑得
粟數斗即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

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
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
親民賢令乎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
所急當舉行者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
盡數糴穀其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
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
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

三年卽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豐熟補還則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儲穀之善無過于此

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塲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百田一斗爭婚者上戶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

宋制凡戶絕之田舉歸官不聽旁支繼業以爭端官爲公鬻之韓魏公奏請戶絕田弗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之鄉約留租百石以爲率其戶寡而田有餘者鬻如舊于是賑飢荒卽鰥寡皆與之而不責其償國賦不損而民蒙實惠

呂坤曰州縣積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

遇凶年人不至於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許借不許賑救必不救饑即借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官倉名預備非但救荒年也每遇小民告賑衙蠹開端一時申請賑借放出再不催還到兵慌馬亂時百姓必活莫能相顧矣遇小饑中饑之年上司輕動倉糧本縣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强止之

興屯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按守邊者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力若邊外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

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棗祗請置田官
屯田許下得穀百萬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棗祗請建置田官以祗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所在積穀倉廩皆滿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分兵屯田

諸葛亮伐魏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擾焉

司馬懿廣田畜穀
鄧艾請開河渠
濟河論

司馬懿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鄧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灌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爲昔破黃巾屯田積穀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

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倉有十年之積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湟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吳玠守蜀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既可恃願歸業者數

萬家

李絳請開營田

韓重華爲營田使

墾田三百頃

墾田三千八百餘里

虞集

萬家

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爲十五屯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命官給祿

葉盛請官銀買牛

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謫戍卒不任戰事

官牛官田法
易戰馬千八百匹
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徐貞明陳屯田七利

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後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萬曆中御史徐貞明陳屯田七利謂國家餽餉皆仰給東南每數石之輸利一北地旱有一石之入即省東南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水利興而溝澮蓄洩旱潦有備利二且水既不漲溢則河流殺而無衝決之禍利三邊地平原千里虜騎便於馳突今隄有樹溝有水則田野皆金湯利四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番之勞籍軍有逃亡勾補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養軍則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五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量歲祿之半開其治生之端令爲永業後不再授使彼得勤

生積產以爲子孫計上下無怨利六四方戶口
多寬狹不均今舉莽蕩之地畫井居民移多益
寡人與地稱利七

救荒

救荒有先策有先先策有正策有權策
先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
濬畎澮距川此皆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紜任者
脈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漂業或昧水利
致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窄或豪奢蕩積或逐末
傷本有司宜任宜預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
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修之教之如貸穀食者廣種可

重農貴粟
勤勸相修
水利
委任得人

也婚喪飲宴過侈、皆能耗穀嚴禁之可也、或必借裕隣方借霊海道者則調之護之如薄商征、清海寇、又如折色本貿易金粟之類、色僱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勸相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爲賞罰則粟貴矣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常平倉義倉社倉之法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不至刀難有朱子劉如愚者以

先策
預廣羅貸
災傷
教栽種
貧富約食
程珦募豆

總領之可無凍餒之老道殣之荐矣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爲廣羅他方又簡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耕糧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

先事截留上供米

蘇軾救荒議

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此二策者可法也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竝作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厥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借庫銀循環糴糴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輯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鄉村幽僻富戶既稀拯救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

給兩月糧歸治本業

趙令良

李珏減價出糶

逐月給錢

本業可無妨生理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可法也不然村

糶用平價循環糶糴

民一聞賑濟望風扶攜入郡官司未即散米裹糧既竭餒死紛然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饑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以上議賑濟

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糶糴則

文彥博不抑民價減價糶米

范仲淹增米價

增價招商

用貴米時減價四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麤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翼曰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廿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策者可法也或恐貴糴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銀待米熟時點穀上倉已不乏矣以上議平糶至于棄子有收强糴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市關梁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也

權策畢仲游榜示飢民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

吳遵路令民采薪芻

買柴二十二萬束

勸種豌豆

勸婚葬營繕

不禁宴樂賽願

遺人掌委積

荒政十二

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饑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亾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于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此二策者可法也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利爲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山澤無禁六曰去譏關市不譏七曰眚祀眚與省同八曰殺哀喪禮皆從降九曰

蕃樂蕃與藩同謂閉藏樂器也十有二曰除益賊

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浚澮禦之周矣嬰茅代犧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帑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叙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上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譏除益諸禁無庸矣時詘而備贏乃眚祀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輓近則詳於爲救而疎於爲待倉卒而議貸緣而行不過發廩蠲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

救災之政

職爲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爲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爲功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備而救猶得下策

春秋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以救饑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大祲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謙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陳登救荒

籍廬舍一千三百有奇

陳登長東陽歲時饑饉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登乃籍廬舍度隴畝爲之設辦得舍宇一千三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舊業其有弱病他鄉者責其姻屬使負歸之不踰年而民之流散者咸

典農較尉
號泣罷市
范仲淹發粟給餉
從民競渡
大興土木

聚捐廩之餘粟以給病瘠其强壯者則令日供官作以就食焉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較尉去之日居民號泣爲之罷市

景祐二年吳中大饑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給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從民競渡日出宴湖上是歲民多疫公欲興徭役以勞之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召諸寺僧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監

富弼
勸民出粟得十萬斛
廬舍十餘萬區

司劾公不恤荒公自爲條叙所以宴游興造欲以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日無慮萬數荒政莫大于此

富弼落職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猝難獲食相繼待斃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待闕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即民所聚問老弱疾苦官吏皆書其勞約

酒食勞管吏
聽流民取利爲生
叢塚
勝二十四考中書令
活五十餘萬人
洪皓以荒政自任

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盡力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爲生有效者爲大塚葬之題曰叢塚從者如歸市或謂弼非所以處危疑曰能全活數十萬人之命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所全活五十餘萬募爲兵者萬計

洪皓爲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没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于城之四隅不能自食者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湟黑子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鬬囂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題也罪

發糴
黑子識手
借用運錢
截留常平米四萬斛

以一身易十萬人命

軍法不過是活九萬五千餘人

洪佛子家

張詠救荒寬鹽禁

停徵諸稅

亦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何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之無何廉訪使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兩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後叛軍縱掠郡民過皓門曰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俞無少加焉孰謂佛子第一味慈悲而已哉而竟以忤檜謫亦悲夫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値歲饑、冒禁販鹽、捕獲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莩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懲之仍停徵諸稅及知成都遇李順爲寇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糧、詠

以一身易十萬人命

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何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

[illegible]

[illegible]

皓使金全節而歸凡留北者十五年子卿之節無以加焉孰謂佛子第一味慈悲而已哉而竟以忤檜謫死悲夫

張詠救荒寬塩禁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值歲饑冒禁販鹽捕獲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莩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懲之仍停徵諸稅及知成都遇李順爲寇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糧詠

停徵諸稅

以米易塩

得米數十萬斛奏罷陝運

折米六萬斛

給券輸糴

七十餘年民無餒色

趙抃救荒於未飢

知鹽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趍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遷知益州地素狹游食者衆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直錢三百文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輸原價糴之奏爲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抃知越州前民

錄孤老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

得粟四萬八千餘石

男女異日受食

者幾人清防與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估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

以米易塩
得米數十萬斛奏罷陝運

知鹽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趍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遷知益州地素狹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問屬縣
錄孤老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
得粟四萬八千餘石
男女異日受食

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估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

給粟之所五十七
告富人無閉糴出官粟五萬二千石糴粟之所十有八修城工三萬八千縱息錢

收棄男女爲病坊死者收瘞藥食多出私錢

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傚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待熟時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故事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抔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抔所撫循無失

蘇軾請免上供米度牒易米

立病坊作饘粥藥劑

劉彝召人收養棄子日給米二升

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饑者又立病坊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所活甚衆

劉彝知處州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收養故一境棄子無夭閼者

葉夢得奏乞越制賑災傷全活數萬

空券

收三千八百餘小兒

葉夢得爲許昌令值大水災傷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見道中遺棄小兒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固所願也恐既長或來識認夢得曰兒爲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父母不得復取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爲食事定按籍計收三千八百餘小兒此皆奪諸溝壑而致之襁褓

者

賑濟

漢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民入韶縣界、索衣糧者甚衆、韶憫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戶、主者爭謂

含笑入地

王望

便宜出布粟給廩糧

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生子融官太僕壽七十

今有本境饑荒不能先事發倉馴至流殣者何如也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

作褐衣

第五訪開倉救斃

爲作褐衣事畢上言時公卿皆以望之專命法有長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當今誰是王望正以在朝無鍾離意耳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斃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

太守樂以身救百姓

鄭默開倉

自表待罪

比之汲黯

員半千勸令發倉

粟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一郡得全

晉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唐員半千爲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從及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太守怒囚

惠出一尉

范堯夫發常平粟麥

吾獨坐罪

晝夜輸納

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曰君不能恤民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莩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粟麥濟之州縣官不欲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欲俟奏請得旨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耳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之時秋大稔民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

滕元發乞米備賑

席屋二千五百餘間

以兵法部勒

肅然如營陣中

活五萬人願爲鄆民增戶增口

帖木兒議賑

輸納常平迄使至已無所貸矣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饑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慮流民奄至恐蒸爲癘疫乃先慶城外廢營地召諭州民勸富戶助財小民助力造席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屋井竈用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慮舍道巷繩引碁列肅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人流民感恩咸願爲鄆民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二千有奇

此段識見高謀慮周措置提他人不能辦境內而滕公能慮境外須知其預爲流民慮者實預爲鄆民慮也嗟嗟安得盡天下如滕公撫此子遺乎

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縣上

大發倉廩

陶鎔先發儲糧

眞民牧

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葢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帝聞而悅之

宣德中新安縣知縣陶鎔上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亟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輙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眞民牧也降勑褒諭

王紘發廣運倉賑流民

空庾六十擇醫給棺大塚活數十萬人好都御史

景泰中淮徐饑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紘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爲裝遣鬻孥者爲贖還即空庾六十間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爲大塚塟焉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待罪初上得流民奏大驚曰饑死我百姓矣奈何已得竑發廩奏大喜曰好都御史

韓琦大發倉廩零糶設粥給糧遣還
金紫上坐簡房簿
救濟水災活七百萬

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韓魏公琦大發倉廩幷募粟零糶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糧遣還全活甚多後爲宰相薨侍禁孫勉以殺黿爲泰山所追先至一公府見魏公金紫上坐教以乞簡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金紫者責讓之勉乞簡房簿三金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誰泄之勉以實告三金紫首肯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存心救濟水災活七百萬人今

在此猶欲活人吾儕不及也簡房簿勉尚得十五年乃放之、

嗟乎、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其水災救人豈非救焚拯溺功德尤急哉嘗見一州府大疫勸民出粟拯濟委官專領其官煩于應對且不欲饑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壩中但日以一粥食之而已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饑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

韓維論賑飢四未盡

官亦病疫死其存心視魏公霄壤一入冥途不知如何簡發

葉衡發倉貸飢者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賑救饑民之道未盡有四(一)州縣米谷不積(二)官吏無恤民之心(三)飼養失處置之宜(四)朝廷雖發倉廩未嘗親諭惻怛遣使臨視

葉衡知常州時水災、發倉爲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視民饑而忍不救、邪疫大作、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全活甚衆

醫藥自隨

何椒丘

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按察使何椒丘曰、賑貸止于秋、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可已乎、命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

麥熟止賑

兵荒有警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

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弊百姓不得沾實恩
若聽人糴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糴歸私倉
貧民不得蒙實惠此從來積弊也宜擇各方
寬廠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方窮戶預
報花名造成一冊用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用
米若干煮爲脫粟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圖
有界越坊覓食者誅男女混亂者誅庶幾粒
粒皆果貧民之腹官府又無浪費之擾其稍
能自存者又恥來隨衆就食較之聽民糴買
滋弊萬端者大相懸絕夫貧民得食則反側
潛銷而富家豪族皆可藉手安枕矣

吳及論閉糴

閉糴以違制論

平糴

仁宗時秘閣較理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息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詔灾傷閉糴以違制律論

近日米不許出境正犯此病

劉晏國計　錢羅貴糴　范純仁籍賈舟　吳遵路救荒於未飢　採薪糴米　原佑易薪　建屋百間出俸錢置薦蓆蓋疏　史彌發米平糴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不知也

吳遵路明道末天下旱蝗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蓋疏願歸者具舟食還之本土

史彌忞浙西宣尉時米價踴貴彌卽發米十萬

趙忭增價糶米

米商輻輳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寧撤我俸以足之省不能奪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饑死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洊饑貧民競愬無所糴定子曰女母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迺

一舉三利

令狐文公平米價

屈指獨語

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于市明年有麥責償其半至秋而輸足民免于饑而公帑不廢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

周忱給諸賈

諸賈驟集

米價驟減

價頓平

周文襄公忱撫江南、蘇松大饑、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大熟、命人四出齎千金至其地市米故抑直而不糴且紿言吳中價甚高繇是諸大賈操籯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還糶無所售于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椎牛釃酒犒賞

米貴繇禁米

虛聲實備

謝之大賈各醉懽去

董應舉議官糴書曰、穀米踊貴半繇穀乏半繇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糴以徼利奸商乘急而躍價棍惡乘禁騙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救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實備買穀他省實備也穀至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而賣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

官賣倉米
即日價平
發金市米

價、公笑曰是反爲奸民增氣勢耳於是搜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於多米地方乘秋而往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某地方即用其地方人必差品官必於大暑前四十日發穀必期盡發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者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久則費多將餘吾穀也用本地人者土人知穀價所市必廉雖稍濕指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於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發必盡者復納之倉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不甚見德如此而以官糴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矣

勸富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富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樂從耳

趙忭知越州時歲大饑、召富民畢集勸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時更行疫、公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

使得食其力

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踊因發廩貨糴價惟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凶歲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爲損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屢官尚書右

僕射贈司空謚文貞

黃兼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門黃兼濟至幅巾道服入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坐詠之上至旦問吏曰西門有黃兼濟否曰有命請至如夢中所見再三問生平何陰德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糴之一樣價值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

青紫不絕

祝染賑濟

煮粥療病

濟飢之報

段十八索高價

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子孫青紫不絕

祝染延平沙縣人家頗饒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濟饑之報及開榜子果中狀元

三條以福報勸之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饑人多餓死段索

雷擊火焚

富見祈籤

高價閉穀不糶鄉人旅客封銀益價登門求糴段堅不與未幾爲雷擊死倉穀悉爲雷火焚盡

萬曆十六年武進大饑青菓巷有烈帝廟甚霙一日天未明有一富兒入廟祈籤祝曰今米已賣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米數百石不知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於廟之兩廊聞此人之祝同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矣汝有米數百不以賑濟尚求增價乎爭向前欲

邵靈甫救荒有成算

發儲除道

人爭受役

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意中忽見疲癃殘疾多人圍遶大呼一時驚悸倒地頃刻絕氣

二條以惡報勸之

邵靈甫宜興人倜儻樂施予家蓄數千斛歲大饑或請糶曰是急利也請捐直曰是近名也或曰衆饑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洑溪鎮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至今誦之

陳天福米皆平糶

經濟倉

桂子蘭孫

茶陵州陳天福素稱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以錢貸人又起經濟倉平糴濟人忽有道人以錢二百糴米一斗陳辭錢與米道人題詩於壁曰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鄉里傳誦

二條以名譽勸之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捐賑諭曰今日旱蝗妨稼貧民苦饑此正富室市義種德之秋也同是編

哄而爾等得稱富有非爾等祖宗能利濟人即爾等前生能利濟人念及祖宗則數世元氣不可薄念及前生則本來面目不可沒今日殷殷勸賑不獨爲梸腹之民圖目前實爲殷富之家圖久遠凡人之財決無永聚不散者顧所散何如耳慳貪者其散一敗不救好施者其散累世食報益貪慳者非自已遭飛禍便是子孫犯重法好施者不但人樂尊仰鬼神亦樂福澤此理數之必然者也爾等上戶試舉兩者較量之自然破鄙吝之堅城發好施之善種矣今日偶值奇荒無有奇策惟是酌盈濟虛用民保民不得不汝上戶是望且上戶自思所得保有其上戶者豈非賴　朝廷有法度耶則殷殷勸賑又不獨爲爾等圖目前饑寒之民實爲爾等圖久遠計無所出虓虓只在富室富室能賑一人思亂中即少一人能賑十人思亂中即少十人同姓

同里各務爲賑轉相爲勸鎭是百人千人萬人其賑無有窮盡其亂自是消弭矣亂萌消弭爾等上戶乃得安享豐豫此又時勢之必然者也若一味自私自利本是上戶而竄入下中其姓名本府一一瞭然在心俟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處爾等上戶不明於理數即當審乎時勢即當動乎榮辱毋負開導苦心

鎭江程九屏太守勸平糴諭曰今歲民多菜色即蝗蟲亦强半告饑當此時而家有擔石之儲皆是天地鬼神之所厚況陳陳相因乎則爲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嘉與之事非損有餘以補不足不可以獲福然則爲諸有穀之家計只是及時平糴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災爲奇遘封廩厥以待價非仁人之用心也且穀價一騰踴四方之積必聞風而至故大貴之地常有

大賤其勢必然廢時失價以待穀之雲集福去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也其中有賢智者間謂我一人之穀有限價平不足以濟民價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想戶戶閉糴家家高價則積獨成衆積微成鉅遂做成一皇皇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之於此定有幾人平之於彼蓋美善之事人所相競誰甘自爲刻薄人是我一人之平與愧乎人之不平如此相觀而善窮民庶幾免於饑餓之厄矣既令士紳從公議汎積穀以備缺乏而猶然惓望爾有穀之家平價者蓋積穀之令或多或寡官府可得而限且不敢多汎恐中有力不勝任者若爾等自度有餘薄收利而厚種德相與倡率以救此荒民其誰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

臺公喚富文曰蘇東坡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疾入膏肓無方救藥所以

世人但知圖利罔知防害以我觀之防害既疎圖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愛譬如父母生育多子聰明蠢愚富貴貧賤各各不同皆是父母嫡親骨血有如一子獨享富貴其餘諸子皆受貧賤凍餓流離種種苦楚富貴之子安享自然曾不周濟父母之心悲傷惱怒明加譴責暗受消磨此是虛玄不爲汝說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欲彼人以已所有濟人不足況此財寶名爲四共或水或火盜賊無常各皆有分此是道理不爲汝說萬曆年時富平布衣李君少川施銀二萬賑恤饑荒朝廷聞之遂以卿銜酬其勞費迄今子姓世享其名此二萬金如今尚在此是報應不爲汝說汝等吝財本思常享父傳之子子傳之孫世世代代當作富翁以是因緣一毛不拔諸貧賤人環伺生心不得方便甘心引賊入刼家財洞房清宮非汝所有賊得

焚之朱提白鏹非汝所有賊得捲之粉白黛綠
嬌妻美妾非汝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
蘭孫非汝所有賊得戕之肢體髮膚併非汝有
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丘墓併非汝有發掘
惟賊剖戮惟賊再四思維無有他業止因慳故
受如是苦不能散財安能聚財不能減富安能
保富所以笑汝防害既疎圖利未善顛倒迷謬
誠可憐愍悲心苦口勸諭捐輸豈是爲貧正是
爲富豈是利他正是利已如我所說不誰不妄
猛醒回頭功德無量
三條以利害勸之

金湯十二籌卷之三終